



艺术论

蒲力汗诺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艺术論

蒲力汗諾夫著

魯迅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本書根据 1930 年 7 月上海光华書局出版的初版本重新
排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527 字數 79,000 開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 $4\frac{1}{4}$ 插頁 2

195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10001—16500 册

定價(7) 0.48 元

序 言

蒲力汗諾夫 (George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 以一八五七年，生于坦木斯克省的一个貴族的家里。自他出世以至成年之間，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正是智識階級所提倡的民众主义自兴盛以至雕落的时候。他們当初的意見，以为俄国的民众，即大多数的农民，是已經領会了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成着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的，所以民众主义者的使命，只在“到民間去”，向他們說明那境遇，善导他們对于地主和官吏的嫌憎，則农民便将自行蹶起，实现出自由的自治制，即無政府主义底社会的組織。

但农民却几乎并不傾听民众主义者的鼓动，倒是对于这些进步的貴族的子弟，怀抱着不滿。皇帝亞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則于他們临以严峻的刑罰，終使其中的一部分，將眼光从农民离开，来效法西欧先进国，为有产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而爭斗了。于是从“土地与自由党”分裂为“民意党”，从事于政治底斗争，但那手段，却非一般底社会运动，而是单独和政府相斗争，尽全力于恐怖手段——暗杀。

青年的蒲力汗諾夫，也大概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开始他革命底活动的。但当分裂时，尚复固守农民社会主义的根本底见解，反对恐怖主义，反对获得政治底公民底自由，别组“均田党”，惟属望于农民的叛乱。然而他已怀独见，以为智識阶级独斗政府，革命殊难于成功，农民固多社会主义底倾向，而劳动者亦殊重要。他在那《革命运动上的俄罗斯工人》中说，工人者，是偶然来到都会，现于工厂的农民。要输社会主义入农村中，这农民工人便是最适宜的媒介者。因为农民相信他们工人的话，是在智識阶级之上的。

事实也并不很远于他的豫料。一八八一年恐怖主义者竭全力所实行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民众未尝蹶起，公民也不得自由，结果是有力的指导者或死或囚，“民意党”殆濒于消灭。连不属此党而倾向工人的社会主义的蒲力汗諾夫等，也终被政府所压迫，不得不逃亡国外了。

他在这时候，遂和西欧的劳动运动相亲，遂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之名，俄国是早经知道的；《资本论》第一卷，也比别国早有译本；许多“民意党”的人们，还和他个人底地相知，通信。然而他们所竭尽尊敬的马克思的思想，在他们却仅是纯粹的“理论”，以为和俄国的现实不相合，和俄人并无关系的东西，因为在俄国没有资本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发生于工厂而出于农村的缘故。但蒲力汗諾夫是当回忆在彼得堡的劳动运动之际，就发生了关于农

村的疑惑的，由原書而精通馬克思主义文献，又增加了这疑惑。他于是搜集当时所有的統計底材料，用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底方法，来研究它，終至确信了資本主义实在君临着俄国。一八八四年，他發表叫作《我們的对立》的書，就是指摘民众主义的錯誤，証明馬克思主义的正当的名作。他在这書里，即指示着作为大众的农民，現今已不能作社会主义的支柱。在俄国，那时都会工業正在發达，資本主义制度已在形成了。必然底地随此而起者，是資本主义之敌，就是絕灭資本主义的無产者。所以在俄国也如在西欧一样，無产者对于政治底改造的最有意味的階級。从那境遇說，对于坚决而有組織的革命，也比別的階級有更大的才能，而且作为將来的俄国革命的射击兵，也是最为适当的階級。

自此以来，蒲力汗諾夫不但本身成了偉大的思想家，并且也作了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先驅和覺醒了的劳动者的教师和指导者了。

二

但蒲力汗諾夫对于無产階級的殊勋，最多是在所發表的理論的文字，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見，却不免常有动搖的。

一八八九年，社会主义者开第一回国际會議于巴黎，蒲力汗諾夫在会上說，“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靠着劳动者的运动才能胜利，此外并無解决之道”的时候，是連欧洲有名的許多社会主义者們，也完全反对这話的，但不久，他

的業績显现出来了。文字方面，則有《历史上的一元底观察的發展》（或简称《史底一元論》），出版于一八九五年，从哲学底領域方面，和民众主义者战斗，以拥护唯物論，而馬克思主义的全世代，也就受教于此，借此理解战斗底唯物論的根基。后来的学者，自然也尝加以指摘的批評，但什維諾夫却說，“倒不如將这大可注目的書籍，向新时代的人们來說明，來講解，实为更好的工作”云。次年，在事实方面，則因他的弟子們和民众主义者斗争的結果，終使紡紗厂的劳动者三万人的大同盟罢工，勃發于彼得堡，給俄国的历史划了新时期，俄国無产阶级的革命底价值，始为大家所認識，那时开在倫敦的社会主义者的第四回国际會議，也对此大加惊嘆；欢迎了。

然而蒲力汗諾夫究竟是理論家。十九世紀末，列宁才开始活动，也比他年青，而兩人之間，就自然而然地行了未尝商量的分業。他所擅長的是理論方面，对于敌人，便担当了哲学底論战。列宁却从最先的著作以来，即專心于社会政治底問題，党和劳动阶级的組織的。他們这时的以輔車相依的形态，所編輯發行的报章，是 Iskra（火花），撰者們中，虽然頗有不純的分子，但在当时，却尽了重大的职务，使劳动者和革命者的或一層因此而奋起，使民众主义派智識者發生了动搖。

尤其重要的是那文字底和实际底活动。当时（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革命家是都慣于藏身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不明白全国底展望的，他們不悟到靠着全国底展望，

才能有所达成，也沒有准确的計算，也不想到須用多大的势力，才能得怎样的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要試行中央集权底党，統一全無产阶级的全俄底政治組織的观念，是新异而且难行的。《火花》却不独在論說上申明这观念，还組織了《火花》的团体，有当时錚錚的革命家一百人至一百五十人的《火花》派，加在这团体中，以实行蒲力汗諾夫在报章上用文字底形式所展开的計劃。

但到一九〇三年，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分裂为布尔塞維克（多数派）和門塞維克（少数派）了，列宁是前者的指导者，蒲力汗諾夫則是后者。从此兩人即时离时合，如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时的希望俄皇战败，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的党的受难时代，他皆和列宁同心。尤其是后一时，布尔塞維克的势力的大部分，已經不得不逃亡国外，到处是墮落，到处有奸細，大家互相注目，互相害怕，互相猜疑了。在文学上，則淫蕩文学盛行，《賽宁》即在这时出現。这情緒且侵入一切革命底圈子中。党员四散，化为个个小团体，門塞維克的清算派，已經給布尔塞維克唱起挽歌来了。这时大声叱咤，說清算主义应该击破，以支持布尔塞維克的，却是身为門塞維克的权威的蒲力汗諾夫，且在各种报章上，国会中，加以勇敢的援助。于是門塞維克的别派，便嘲笑“他垂老而成了地下室的歌人”。

企圖革命的复兴，从新組織的报章，是一九一〇年开始印行的 Zvezda（星），蒲力汗諾夫和列宁，都从国外投稿，所以是兩派合作的机关报，势不能十分明示政治上的

方針。但当这报章和政治运动关系加紧之际，就漸漸失去提携的性質，蒲力汗諾夫的一派終于完全匿迹，报章尽成为布尔塞維克的战斗底机关了。一九一二年，兩派又合办日报 Pravda (真理)，而当事件展开时，蒲力汗諾夫派又于極短时期中悉被排除，和在 Zvezda 那时走了同一的运道。

殆欧洲大战起，蒲力汗諾夫遂以德意志帝国主义为欧洲文明和劳动階級的最危險的仇敌，和第二国际的指导者們一样，站在爱国的見地上，为了和最可憎惡的德国战斗，竟不惜和本国的資產階級和政府相提携，相妥协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本国，組織了一个社会主义底爱国者的团体，曰“协同”。然而在俄国的無产階級之父蒲力汗諾夫的革命底感觉，这时已經沒有了打动俄国劳动者的力量，布勒斯特的媾和后，他几乎全为劳农俄国所忘却，終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孤独地死于那时正被德軍所占領的芬蘭了。相傳他臨終的謔語中，曾有疑問云：“劳动者階級可覺察着我的活动呢？”

三

他死后，Inprekol (第八年第五十四号) 上有一篇《G·V·蒲力汗諾夫和無产階級运动》，簡括地評論了他一生的功过——

“……其实，蒲力汗諾夫是應該怀这样的疑問的。为什么呢，因为年少的劳动者階級，对他所知道的，是作为爱

国社会主义者，作为門塞維克党员，作为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作为主張革命底劳动者和在俄国的资产阶级的指导者密柳珂夫互相妥协的人。因为劳动者阶级的路和蒲力汗諾夫的路，是决然地离开了的。

然而，我們毫不迟疑，將蒲力汗諾夫算进俄国劳动者阶级的，不，国际劳动者阶级的最大的恩师們里面去。

怎么可以这样說呢？当决定底的阶级战的时候，蒲力汗諾夫不是在防綫的那面的么？是的，确是如此。然而他在这些决定战的很以前的活动，他的理論上的諸劳作，在蒲力汗諾夫的遗产中，是成着貴重的东西的。

惟为了正确的阶级底世界觀而战的斗争，在阶级战的諸形态中，是最为重要的之一。蒲力汗諾夫由那理論上的諸劳作，亘几世代，养成了許多劳动者革命家們。他又借此在俄国劳动者阶级的政治底自主上，尽了出色的职务。

蒲力汗諾夫的偉大的功績，首先，是对于民意党，即在前世紀的七十年代，相信着俄国的發达，是走着一种特別的，就是，非資本主义底的路的那些知識阶级的一伙的他的斗争。那七十年代以后的数十年中，在俄国的資本主义的堂堂的發展情形，是怎样地表示了民意党人中的見解之誤，而蒲力汗諾夫的見解之对呵。

一八八四年由蒲力汗諾夫所編成的‘以劳动解放为目的的’团体（劳动者解放团）的綱領，正是在俄国的劳动者党的最初的宣言，而且也是对于一八七八年至七九年劳动者之动搖的直接的答案。

他說着——

‘惟有竭力迅速地形成一个劳动者党，在解决现今在俄国的经济底，以及政治底的一切的矛盾上，是惟一的手段。’

一八八九年，蒲力汗諾夫在并在巴黎的国际社会主义党大会上，說道——

‘在俄国的革命底运动，只有靠着革命底劳动者运动，才能得到胜利。我們此外并無解决之道，且也不会有的。’

这，蒲力汗諾夫的有名的話，决不是偶然的。蒲力汗諾夫以那偉大的天才，拥护这在市民底民众主义的革命中的無产阶级的¹主权，至数十年之久，而同时也發表了自由主义底有产者在和帝制的斗争中，竟懦怯地成为奸細，化为游移之至的东西的思想了。

蒲力汗諾夫和列宁一同，是《火花》的创办指导者。关于为了創立在俄国的政党底組織体而战的斗争，《火花》所尽的偉大的組織上的任务，是广大地为人們所知道的。

从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蒲力汗諾夫，生了几回大动摇，倒是总和革命底的馬克思主义違反，并且走向門塞維克去了。惹起他違反革命底的馬克思主义的諸問題，大抵是甚么呢？

首先，是对于农民層的革命底的可能力的过少评价。蒲力汗諾夫在对于民意党人的有害方面的斗争中，竟看不见农民層的种种革命底的努力了。

其次，是国家的問題。他沒有理解市民底民众主义的

本質。就是他沒有理解無論如何，有粉碎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关的必要。

最后，是他沒有理解那作为資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問題，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質的問題。

要而言之，——蒲力汗諾夫是于列宁的強处，有着弱处的。他不能成为‘在帝国主义和無产階級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之为馬克思主义者，也就全体到了收場。蒲力汗諾夫于是一步一步，如罗若·盧森堡之所說，成为一个‘可尊敬的化石’了。

在俄国的馬克思主义建設者蒲力汗諾夫，决不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济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的單單的媒介者。他涉及这些全領域，貢獻了出色的独自の劳作。使俄国的劳动者和智識階級，确实明白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索的全史的最高的科学底完成，蒲力汗諾夫是与有力量的。惟蒲力汗諾夫的种种理論上的研究，在他的观念形态的遺產里，無疑地是最为貴重的东西。列宁曾經正当地劝青年們去研究蒲力汗諾夫的书。——‘倘不研究这个（蒲力汗諾夫关于哲学的叙述），就誰也决不会是意識底的，真实的共产主义者的。因为这是在国际底的一切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最为杰出之作的緣故。’——列宁說。”

四

蒲力汗諾夫也給馬克思主义艺术理論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論虽然还未能儼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遺留的含有方

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

这里的三篇信札体的论文，便是他的这类著作的只鳞片甲。

第一篇《论艺术》首先提出“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补正了托尔斯泰的定义，将艺术的特质，断定为感情和思想的具体底形象底表现。于是进而申明艺术也是社会现象，所以观察之际，也必用唯物史观的立场，并于和这迥异的唯心史观（St. Simon, Comte, Hegel）加以批评，而介绍又和这些相对的关于生物的美底趣味的达尔文的唯物论底见解。他在这里假设了反对者的主张由生物学来探美感的起源的提议，就引用达尔文本身的话，说明“美的概念，……在种种的人类种族中，很有种种，连在同一人种的各国民里，也会不同。”这意思，就是说，“在文明人，这样的感觉，是和各种复杂的观念以及思想的连锁结合着。”也就是说，“文明人的美的感觉，……分明是就为各种社会底原因所限定”了。

于是就须“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去”，须从达尔文的领域的那将人类作为“物种”的研究，到这物种的历史底运命的研究去。倘只就艺术而言，则是人类的美底感情的存在的可能性（种的概念），是被那为它移向现实的条件（历史底概念）所提高的。这条件，自然便是该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但蒲力汗诺夫在这里，却将这作为重要的艺术

生产的問題，解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階級間的矛盾，以怎样的形式，作用于艺术上；而站在該生产关系上的社会的艺术，又怎样地取了各别的形态，和別社会的艺术显出不同。就用了达尔文的“对立的根原的作用”这句话，博引例子，以說明社会底条件之关于与美底感情的形式；并及社会的生产技术和韵律，諧調，均整法则之相关；且又批評了近代法蘭西艺术論的發展（Staël, Guizot, Taine）。

生产技术和生活方法，最密接地反映于艺术現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时候。蒲力汗諾夫就想由解明这样的原始民族的艺术，来担当馬克思主义艺术論中的难题。第二篇《原始民族的艺术》先据人类学者，旅行家等实見之談，从薄墟曼，韋陀，印地安以及别的民族引了他們的生活，狩獵，农耕，分配財貨这些事为例子，以証原始狩獵民族实为共产主义底結合，且以見畢海尔所說之不足憑。第三篇《再論原始民族的艺术》則批判主張游戏本能，先于劳动的人們之誤，且用丰富的实証和严正的論理，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个唯物史觀的根本底命題。詳言之，即蒲力汗諾夫之所究明，是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現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別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功用由理性而被認識，但美則憑直感底能力而被認識。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

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發見。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快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見得美了。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这結論，便是蒲力汗諾夫將唯心史觀者所深惡痛絕的社会，种族，階級的功利主义底見解，引入艺术里去了。

看第三篇的收梢，則蒲力汗諾夫豫备繼此討論的，是人种学上的旧式的分类，是否合于实际。但竟沒有作，这里也只好就此算作完結了。

五

这書所据的本子，是日本外村史郎的譯本。在先已有林柏先生的翻譯，本也可以不必再譯了，但因为叢書的目录早經決定，只得仍来做这一番很近徒劳的工夫。当翻譯之际，也常常参考林譯的書，采用了些比日譯更好的名詞，有时句法也大約受些影响，而且前車可鑒，使我屡免于誤譯，这是应当十分感謝的。

序言的四节中，除第三节全出于翻譯外，其余是杂采什維諾夫的《露西亞社会民主劳动党史》，山内封介的《露西亞革命运动史》和《普罗列泰利亞艺术教程》余录中的《蒲力汗諾夫和艺术》而就的。临时急就，錯誤必所不免，只能算一个粗略的导言。至于最紧要的关于艺术全般，在此却未曾涉及者，因为在先已有瓦勒夫松的《蒲力汗諾夫与艺术問題》，附印在《苏俄的文艺論战》（未名叢刊之一）

之后，不久又將有列什涅夫《文艺批評論》和I·雅各武萊夫的《蒲力汗諾夫論》（皆是本叢書之一）出版，或則簡明，或則浩博，決非譯者所能企及其万一，所以不如不說，希望讀者自去研究他們的文章。

最末这一篇，是譯自藏原惟人所譯的《階級社会的艺术》，曾在《春潮月刊》上登載过的。其中有蒲力汗諾夫自叙对于文艺的見解，可作本書第一篇的互証，便也附在卷尾了。

但自省譯文，这回也还是“硬譯”，能力只此，仍須讀者伸指来寻綫索，如讀地圖：这实在是非常抱歉的。

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之夜，魯迅校畢記于上海開北寓廬。

內 容

論艺术	1
原始民族的艺术	52
再論原始民族的艺术	76
論文集《二十年間》第三版序	105